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析丛书

# 汉赋赏析

仇仲谦 选析 费振刚 审订



·22

广西教育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析丛书

汉 赋 赏 析

仇仲谦选析 费振刚审订



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七一路7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8.25 印张 120 千字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2600 册

ISBN 7-5435-0720-X / 1·62

定 价：1.95 元

#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析丛书 序

秦如

两年多前，广西人民出版社筹划编辑一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析丛书》，委托梁超然、陈光坚副教授和我选定题材，并负责部分审订工作。这是一套有计划选题，有统一编写体例的丛书，主要的读者对象是大、中学生和自学青年、自学干部，从今年起陆续出版，预定三、四年内出完。

我们知道，我国文学的发展，源远流长。就有文字记载的来说，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了周代的民歌选集——《诗经》。稍后，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开始有了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我们说我国有着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文学便是其中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

文学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不断地发展的。到了汉魏六朝，不但民歌更普遍地发展起来了，而且作为文学家的诗人，也愈来愈多了。散文方面，从先秦的神话、寓言故事、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发展为形式更加丰富多样，作家林立的局面。我们只要从六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编的《文选》一书，就可以看到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概貌。文学批评家刘勰说：“详夫汉来杂文，名号多品”，就是指的文学式样有了很大的发展。他说的“杂文”，实际上是汉代以来好几十种新发展起来的文体的总称。

到了唐代，不但诗歌方面出现了以格律诗为代表的新高峰，散文方面也有许多有名的作家，而且，不少作家是韵文和散文兼长的。这时候，短篇小说也开始出现了。

我们平时说唐诗、宋词、元曲，这是唐以后韵文方面新的发展的主要脉络，并非说唐代只有诗，宋代只有词，元代只有曲。散文方面，到了宋代，开始产生白话小说。宋、元、明几代，白话小说（称之为话本）一直在发展，并从而产生了《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等长篇小说，而以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达到了小说艺术的高峰。

戏剧这一文学形式，是从宋元时代才开始出现和发展起来的。元代戏剧有许多优秀的作品。有一点很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戏剧的出现虽然比西方晚，但它的发展之迅速和普及之广泛，是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相比匹的。从元代到明、清两代，戏剧发展为千百种的地方戏，广大人民包括人数众多、文化水平低的农民，都是戏剧的观众，这实在是一个奇迹。在西欧，直到今天，还没有能使戏剧普及到农民。在我国各种地方戏兴起的过程中，还产生了不少由群众中不知名的作者写的优秀剧本。这个现象，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由此可见，我国的文学发展，从来就是循着民间文学和文人文学两个方面交互进行的。这两个方面有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无论诗歌、话本小说、戏剧，都是先从民间产生，但又都为各个时代的文学家吸取作为营养和蓝本，使之发展为更加完美的作品。

编辑出版这一套丛书的目的，就在于沿着我国文学发展史的脉络，把各个时期的主要作家和主要作品介绍给年青一代的读者。这样，读者可以从中看到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概况，看到各个时代的一些精品——优秀的文学作品，这不但

对于提高文化水平和阅读能力，培养对文学的欣赏情趣是有帮助的，而且，对批判地继承我们的文化遗产，培养爱国主义的思想情操，也将是有帮助的。

为了适应读者对象，每本书在注释方面力求做到准确和详细，难点尤其要讲清楚，不避重就轻。韵文一般不译成白话，但《诗经》比较难懂，因此《〈诗经〉赏析》的各篇都译成白话。为了帮助读者对作品的理解，每一本书都采用了“赏析”的体例，我们要求“赏析”写得深入浅出，对于每篇作品的思想艺术性、写作技巧，能抓住要点，给予适当的评论，并从欣赏的角度谈出一点可供读者参考的意见。赏析的写法同教科书的分析有所不同，不是面面俱到，而是根据不同的作家和作品，谈具有特色之处，这样，也就不是千篇一律，而是比较生动活泼的、比较丰富多样的写法了。

我们希望，这一套丛书能引起青年们对文学的广泛兴趣，并使他们从这套丛书中，得到对我国古代文学虽是初步的，然而却是广泛的接触，打下更坚实的语文基础。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一日

# 略论汉赋的起源和发展

## ——代前言

赋作为一种文体，并非始于汉代，但由于它大盛于汉代，故有“汉赋”的专名，以至过去不少人把它看成是两汉时期文学的代表。如清焦循说：“一代有一代之所胜，欲自楚骚以下，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易余篇录》）尽管就思想和艺术成就而论，汉赋不象诗、词、曲那样对唐、宋、元三代可以称之为“一代之所胜”，但两汉的文人都致力于这一文体的写作，不少人还为此耗尽了毕生的精力，造成文坛一时的繁盛景象，这是值得注意的。

### 一

赋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据现有材料，它最早流行于战国时代，而在文人把它引入文坛之前，作为一种通俗文学的形式，当曾长期在民间流传。汉以后，在论及汉赋的形成时，比较通行的说法是把汉儒关于《诗经》“六义”的解释和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赋者，古诗之流也”的看法结合，认为作为文体的赋，是由《诗经》“六义”中的“赋”演化、

发展而来的。对此作了比较具体的阐发而得出比较明晰结论的是南朝梁代著名文论家刘勰，他在《文心雕龙·诠赋》中说：

《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传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体。总其归途，实相枝干。刘向云：明不歌而颂，班固称：古诗之流也。

接下去，刘勰还指出：“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又说：赋是由“六义附庸，蔚为大国。”他的结论是“赋自《诗》出。”刘勰这个论点很有影响，一直被广泛地引用着。但这个论点并不准确，并不符合赋作为文体发生发展的实际。

班固在《两都赋序》中所说的“赋者，古诗之流也”，联系它的全文，主要是就赋的功用来论证与《诗经》的关系的。班固认为汉赋同《诗经》一样，都有“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的作用，并不认为作为文体的赋与《诗经》的作为表现手法的赋有什么继承关系。作为文体的赋是有铺张扬厉的特点，这与汉儒对“六义”中赋的解释有相似之处。但作为文体的赋并不是单纯用赋的手法，而是兼用比、兴的。范文澜在《文心雕龙注》中说：“窃谓赋、比、兴三义并列，若荀、屈之赋自六义之赋流衍而成，则不得赋中杂出比、兴。……谓赋之原始，即取六义之赋推演而成，或未必然。”虽作疑惑之词，但其推论是有说服力的。

那么作为文体的赋含意是什么呢？从字义上讲，赋除了“铺陈”、“直陈其事”的解释外，还有“口诵”的意思。《汉书·艺文志》引：“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

以为大夫。”作为文体特点，赋是“不歌而诵”，适宜于口诵朗读。它的抒情成分少，着重于铺叙和描写，接近于散文，行文时又往往韵散间出，具有半诗半文的性质；在篇章结构上则多采取主客问答的形式。从我国文学史看，诗歌的产生先于散文，它在最初阶段与音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诗经》三百零五篇全部都是合乐歌唱的；《左传》等先秦文献中，既有“歌诗”的记载，同时也有“赋诗”，即用口头朗读的记载。赋作为一种新兴文体，它不同于《诗经》的各篇，是不合乐歌唱的，当时的人们根据这一特点，把它称之为“赋”，应该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荀子是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最早以赋名篇的作家。荀子作为一个大思想家，他很重视通俗文学的功能，善于吸收民间文学的形式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荀子》一书中的《成相》就是利用流行在民间的劳动号子一类讴谣体而写成的。而《赋篇》写的是礼、知、云、蚕、箴五种事物，是采用当时流行的“隐语”表现手法写成的。“隐语”或称“瘦词”，是古代人对谜语的称呼。从现存材料看，在春秋战国时期，“隐语”已流入宫廷，成为宫廷中的娱乐方式之一，而说“隐语”的人，多为宫廷中的倡优，他们的地位都很低下。如战国时齐之淳于髡，赘婿出身，其名为髡，也许是受过刑罚的奴隶。这似乎可以说明“隐语”从民间流入宫廷的渠道，也可以间接说明第一篇以赋名篇的作品的民间文学的性质。

“隐语”（即谜语）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创造的，它委婉曲折，亦庄亦谐，具有知识性、趣味性的特点，讽谕、劝戒的作用是有的，但它又与散文、诗歌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不同。荀子写《赋篇》，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采用了这样的表达方式。

在战国时期大力写赋的还有宋玉。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司马迁在这里是把辞与赋区别开来说，辞即楚辞，赋即赋体作品。把司马迁的叙述和宋玉创作结合起来分析，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宋玉师承屈原，热爱屈原的作品，但他并不是以楚辞体创作知名于世，而是以赋体作品知名于世的。第二，司马迁用“直谏”一词来概括屈原及其创作的精神，而宋玉及其创作中没有这种精神。与“直谏”一词相对应的，还有“谲谏”一词，语出《毛诗·关雎序》。是指劝谏时，不直言过失，隐约其词，使之自悟。宋玉的赋，虽然不是如荀子《赋篇》那样采用“隐语”的方式，但他在赋中用各种比喻来描摹事物的特征，其手法与《赋篇》不无相似之处。而作者的用意多在言外，要由读者去揣摩。第三，联系有关宋玉的其它记载，如《韩诗外传》《新序》，可以知道宋玉的出身寒微，虽为文士，而在楚国宫廷中的地位几如俳优。正是由于这一点，他不可能写如屈原《离骚》《九章》那样直抒自己感情的作品，而采用赋的方式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综观荀子、宋玉的赋体作品，我们虽然不能说赋源于“隐语”，但两者颇有相似之处，它们之间当有一定的相互影响，这是可以肯定的。《文心雕龙·诠赋》中说：“于是荀况礼、知，宋玉风、韵，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为大国。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刘勰显然是把荀子、宋玉看成是赋体文学的开拓者。在这一点上，刘勰是很有历史眼光的。

## 二

赋是两汉文坛的主要文学形式，它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变化和发展，一个作家也因为时代、经历和思想的变化，他的不同时期的赋作会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和色调。汉赋就其表现的内容可分成三类：汉大赋，即那种以铺叙帝王贵族游猎、宫苑、京都为内容的赋作，“极声貌以穷文”，是沿着荀、宋赋的路线发展、变化而来的，是汉赋的主体；述志言情赋，着重于作者个人情志的抒发，由于这类赋的较多数作品是借鉴了楚辞的表现手法和语言特色，故又称为“骚体赋”；散文赋，就其内容来说，也是述志言情的，但由于它与骚体赋不同，纯用散体，且多不以赋名篇，如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故另立一类。汉宣帝以后有咏物赋出现，以现存作品而论，多为托物言志之作，可视其内容主要方面，分属以上各类。两汉四百年间，各类赋都有发展，绵延不绝，但由于社会发展的推动，各类赋之间互有消长。下面依时代之次序，略叙汉赋发展的情况。

汉初文人创作承继楚辞的余绪，以屈原的作品为模式，抒写个人情志的骚体赋由此产生。现存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明显地表现了由辞转变为赋的过渡痕迹。赋到了枚乘手中，才形成汉大赋的长篇格局。他的《七发》虽然不以赋名篇，但在形式上采用主客问答的方式，以主客的叙述形成自然段落，赋中虽有少数楚辞式的语句，但就通篇来说是间有韵文的散文，全文主要是描摹，铺写事物的情状，讽刺的用意是有的，但表现得曲折委婉。《七发》的这些特点，为后来汉代作家写作游猎、宫苑、京都大赋所继承和发展。

汉武帝至汉宣帝的几十年，是汉赋发展的鼎盛期。汉武帝时期，大汉帝国声威远振，国内各地之间及中外之间的物质和文化交流迅速发展，面对着国家的这种繁荣景象，当时的文人不仅充满信心，胸襟开阔，也扩展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因此，尽管汉赋由于种种限制，不可能全面地反映这一点，但没有这样空前发展的社会物质基础，汉赋那样宏伟的体制，奇特夸张的构思，是不可能产生的。物质、文化的发展和凝聚，也为君王贵族乃至地主豪商的奢侈生活提供了条件，他们夸富斗奇，大兴土木，建造宫室苑囿，游乐狩猎于其中。汉初萧何为汉高祖刘邦建造长乐宫、未央宫，刘邦感到豪华过分，萧何却回答说：“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也基于这一点，君王贵族喜欢以铺张扬厉的文字来颂扬他们的生活环境，也喜欢这些描写他们游猎、宫苑、京都生活的作品，因为这样，既可以其富贵繁华来衬托统治阶级的威严，又投合了他们既要尽情的享受，又要找出堂皇理由的虚伪心理。了解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汉武帝一即位，就迫不及待要把枚乘迎到长安，以及当他读了司马相如《子虚赋》后，会发出“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的感叹。

在这一时期众多的作家中，司马相如的成就最高，影响最大。他的《子虚上林赋》以楚使子虚、乌有先生和亡是公三人对话联接成篇，赋的后半部分大肆铺陈汉天子上林苑的壮丽和田猎规模的盛大，以压倒齐楚，表示诸侯之事不足道，从而歌颂了汉天子君临天下不可比拟的声威，迎合了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的心理。但联系到平息不久的吴越七国之乱，作者这样的描写，还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子虚上林赋》结构宏伟，词汇丰富，气势壮阔，是汉大赋的典范，后来的赋家写游猎、宫苑、京都赋都以此为样板，刻意模仿，形成

了汉赋的主体，以至人们一提到汉赋，所想到的就是这类作品。司马相如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他的《哀秦二世赋》《长门赋》，是抒写个人情志的骚体赋；他的《难蜀中父老》采用主客问答方式表述了汉王朝开发西南的意义，它与东方朔的《答客难》一起开创了散文赋的格局。司马相如这后两类赋也都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据《汉书·艺文志》著录，两汉的赋，不算“杂赋”，共有七百多篇，其中绝大部分是武、宣之世的作品，可见这个时期创作的繁荣。

西汉后期至东汉中叶是汉赋发展的模拟期。司马相如以后，汉大赋的体制、格调已成定型，从此，尽管汉赋依旧是文坛的主要文学形式，但它们的作者都在模拟中讨生活，缺乏创造和革新，没有自己的特色。西汉末年的扬雄和东汉中叶的班固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家。

扬雄一生著述甚多，他的《甘泉》、《羽猎》等赋，用意和体制都是以《子虚上林赋》为范本的。然而由于他的才高学博，使他的赋写得比较流畅，有气魄，因此有“扬马”并称的说法。班固著名的赋是《两都赋》，主要是描写汉代的都城，有不少当时长安、洛阳的实际史地材料，在题材开拓上有贡献。以赋而论，扬雄、班固都不失为大家，但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分析他们著述的总体，他们的主要成就不是赋的写作，而在其它方面。他们的经验和教训都表明在艺术创作活动中，独创的重要性。

东汉中叶以后，外戚、宦官争夺政权，国势日衰，政治极端黑暗。一些有识之士，把他们对时局的忧虑，以及他们受到不公正压抑所郁积胸中的愤懑感情注入自己的创作中，使赋的内容有了转变，出现了以比较清丽通畅的语言表达个

人对时代、社会变化感受的抒情小赋。

张衡是体现这种转变的代表作家。他的《二京赋》尽管在形式上是模仿班固的《两都赋》的，但由于作者把自己对现实的真实感受贯注于写作之中，因而使《二京赋》的规讽和议论都比较切直深挚，显示了赋风的初步转变。他的《归田赋》，以秀丽流畅的文句，写景抒情，清新自然，情景交融，这在以前的赋中是没有过的。此外，如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蔡邕的《述行赋》，祢衡的《鹦鹉赋》，都是这一时期的名篇。所有这一切，表现了旧的赋颂传统的突破，扩大了赋这一文学样式表现生活、抒情写志的能力。这一时期抒情小赋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对后世赋的创作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仇仲谦同志选注本书时，正在北京大学进修先秦两汉文学，他经常同我就本书的选目和注释中的问题交换意见，书稿写成后，我又为之通读一遍。仲谦同志工作认真严肃，在阅读书稿过程，我也受到不少教益。仲谦同志希望我为本书写一篇前言，我推辞再三，不获允许，只好将过去发表的一些看法，整理如上，以代前言，供广大读者阅读本书时参考，不妥之处，亦期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指正。

费振刚

一九八四年八月十九日

写于北京大学蔚秀园

# 目 录

## 略论汉赋的起源和发展

——代前言	费振刚	(1)
贾 谊		(1)
鵩鸟赋		(1)
枚 乘		(9)
七发		(9)
司马相如		(31)
上林赋		(31)
长门赋并序		(55)
东方朔		(62)
答客难		(62)
司马迁		(71)
悲士不遇赋		(71)
王 襄		(75)
洞箫赋		(75)
扬 雄		(86)
长扬赋 并序		(86)
班 虬		(99)
北征赋		(99)
班 固		(106)
东都赋		(106)
班 昭		(124)

东征赋	(124)
王延寿	(130)
鲁灵光殿赋 并序	(130)
傅 谦	(144)
舞赋 并序	(144)
张 衡	(155)
归田赋	(155)
赵 壴	(159)
刺世疾邪赋	(159)
蔡邕	(165)
述行赋 并序	(165)
祢 衡	(176)
鹦鹉赋 并序	(176)

# 贾 谊

贾谊（前200——前168），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时称贾生，十八岁时，以能诵读诗书、善写文章而为郡人所称誉。后廷尉吴公荐于汉文帝，被任为博士。不久迁太中大夫，为周勃、灌婴等大臣排挤，被贬为长沙王太傅，一直郁郁不得志，后为梁怀王太傅。梁王坠马死，贾谊自伤没有尽到作太傅的责任，常哭泣，一年多就死了，年三十三岁。

贾谊是汉初杰出的政论家和文学家，他曾多次上疏，批评时政，主张巩固中央集权，重农抑商，抗击匈奴的侵略。他的政论作品文笔犀利，议论深切，气势磅礴。其辞赋则多结合自身的遭遇，表现了对当时社会的批判。在形式上有以模仿骚体为主的，也有逐步趋向散文化的，开拓了汉赋的新途。他的著作今存《贾子新书》五十六篇，其余散篇和辞赋，载于《史记》、《汉书》、《楚辞》和《文选》中。

## 鹏鸟赋<sup>①</sup>

单阏之岁兮<sup>②</sup>，四月孟夏<sup>③</sup>，庚子日斜兮<sup>④</sup>，  
鹏集予舍<sup>⑤</sup>；止于坐隅兮<sup>⑥</sup>，貌甚闲暇<sup>⑦</sup>。异物来  
萃兮<sup>⑧</sup>，私怪其故<sup>⑨</sup>；发书占之兮<sup>⑩</sup>，讖言其度<sup>⑪</sup>。

曰：“野鸟入室兮，主人将去<sup>⑫</sup>。”请问于鵩兮：“予去何之<sup>⑬</sup>？吉乎告我，凶言其灾<sup>⑭</sup>。淹速之度兮<sup>⑮</sup>，语予其期<sup>⑯</sup>。”

### 【注释】

①鵩（fú服）：鸟名，即猫头鹰。古人认为它是不祥的鸟。②单（chán蝉）阏（yān烟）：古代用干支记年，十干叫做“岁阳”，十二支叫做“岁阴”，太岁在卯叫做单阏。单阏之岁：裴骃《史记集解》引徐广说：“文帝六年（公元前一七四年），岁在丁卯。”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及《二十二史考异》则定丁卯在文帝七年（公元前一七三年）他解释，因为徐氏不知道古代有超辰之法，因此徐的结论说六年。钱说为是。③孟：一季的第一个月称孟。④庚子：四月的庚子日这一天。文帝七年四月庚子在二十八日。日斜：夕阳西斜时，即傍晚。⑤集：栖止。予舍：我的屋子，指贾谊的居室。⑥坐隅：座位的一角。隅，角落。⑦闲暇：优闲自得貌。⑧异物：怪物，指鵩鸟。萃：栖止。⑨私：私下，暗自。⑩发：打开。书：占卜用的策数之书。⑪谶（chèn衬）：预言吉凶的文字、图记。度：即吉凶的定数。⑫去：离开。⑬之：往。何之：往何处。⑭吉乎二句：如果有吉祥之事，请告诉我；如果有凶事，请把什么灾祸说明。⑮淹：迟，久留。淹速：指死生的迟速。⑯语（yù预）：告诉。期：指生死的期限。

鵩乃叹息，举首奋翼①；口不能言，请以对臆②：

“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③。斡流而迁兮④，或推而还⑤。形气转续兮⑥，变化而蟻⑦。沕穆无穷兮⑧，胡可胜言⑨！祸兮福所倚⑩，福兮祸所